

# 回忆父亲:温暖永驻人间

◆黄肃

编者的话

《新民晚报》迎来复刊四十周年，“夜光杯”副刊资深编辑杨晓晖撰文，讲述了她与著名语文教育家于漪的编读往还以及约稿组稿的往事，并且推荐了于漪老师的儿子黄肃收录在“黄世晔先生纪念文集”中回忆他父亲的两万多字长文。我们从中摘选几个片段，以走近这个教师之家，了解其温暖的温暖的家庭故事。标题为编者所加。

## 父亲的家国情怀

父亲最喜欢的诗人是陶渊明、杜甫，为什么？他从来没有给我讲过，直到准备写怀念文章时，我才突然有所感悟。喜欢陶渊明是他一种乡思乡恋，一种诗意地安居的情结；喜欢杜甫的原因之一则是家国情怀的体现。

父亲1949年6月离开故乡江苏省溧阳市上黄村，来上海“华东革大”参加革命后，再也没有回过老家，但是故乡一直萦绕在他心中。父亲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年，常对玲玲和我讲故乡的湖光山色，讲儿时的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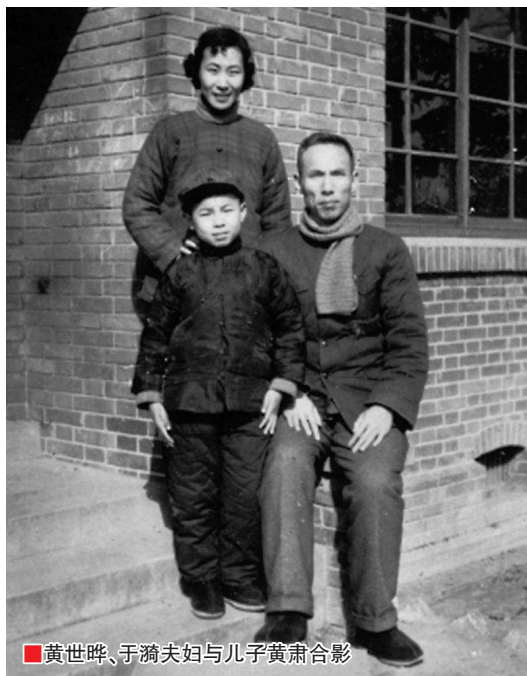
我小时候，父亲的工作是很忙的，但是总会抽时间带我到复旦四舍外面穿过农田，跨过走马塘，领略乡间的风光。回想起来，对于出生在城市的我，父亲这样做是让我亲近自然、亲近农村，当然也包含着父亲对自己少年时在故乡的留恋情结。

我们家客厅里挂了一幅用章草写的陶渊明的诗：结庐在人境，而无车马喧。问君何能尔？心远地自偏。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。山气日夕佳，飞鸟相与还。此中有真意，欲辨已忘言。（《饮酒二十首（其五）》）

父亲曾对我说：“诗意安居的典型是陶渊明，众鸟欣有托，吾亦爱吾庐。”父亲还曾说过，他认为如果说陶诗压卷，《读山海经（其一）》最好。《读山海经》跨越空间，在广宇长宙中俯仰自如，亲近生命本源之地，岂能不无比欢乐？好一个诗意地安居。

改革开放后，广播电台播放介绍世界十大男高音演唱的节目，当听到意大利男高音歌唱家普契尼演唱的世界名曲《重归苏莲托》，父亲说了一句：这是故乡之思啊。

我写过一篇文章，回忆父亲怎样帮助家乡重新修建大溧山普门禅寺的过程。普门禅寺的匾是由赵朴初题写的，我父亲专门写了《重修大溧山普门禅寺记》被刻成了碑。我将这篇文章给母亲看，她却不知此事，并说：“你父亲从未对我提起过。”看完后，母亲动情地说了一句：“他对家乡的事总是放在心上。”是的，父亲住医院时和我们讲，小时候在长荡湖里游泳，阳光照射



■黄世晔、于漪夫妇与儿子黄肃合影



■黄世晔、于漪夫妇与儿媳史玲玲合影

下的湖水清澈透明，潜在水中睁开双眼，鱼儿在眼前游来游去，口渴时，嘴一张，一口湖水就灌进肚里。他叙述时脸上露出的笑容使我们难以忘怀。

我父亲喜欢杜甫的诗则和他的人生经历有关的。父亲早年即追求革命和进步。1935年9月至1936年9月，他就读于南京高中时，在南京积极响应“一二·九”学生运动。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，经安徽、江西、湖北、湖南前往西南后方，在贵阳考取西南联合大学。父亲在昆明西南联大读书时，参与反对孔祥熙的倒孔反内战运动。解放前夕，父亲在家乡主办民众夜校宣传进步思想，后又到上海进入华东革大投身革命队伍，一辈子追求理想。父亲在抗战胜利后，坐船从重庆沿江顺流而下回老家，对长江及长江沿岸有深切的感受，所以经常会背诵杜甫的《登高》：“无边落木萧萧下，不尽长江滚滚来……”

我想起了近十年前父亲生病住院，同房间住着一位离休干部，他平时话很少。这天他俩打开电视，电视里放着连续剧《南下》。随着剧情的发展，两位90岁左右的老人话越来越多，越来越激动。我只听见父亲不断地说：“这是党组织要求的。”非常激动。那位老干部也讲：“组织上的要求，我们必须完成。”他们仿佛回到了年轻的时候，我感受到了他们的心声，他们炽热的家国情怀。

## 瓦片上的烤鱼

我在小学二年级升三年级时得了败血症，天天高烧40℃~41℃，嘴唇发焦，

头上敷着冰袋，那时最好的药像四环素、金霉素等都用了，但无疗效。当时我母亲正在教高三毕业班，她没有因为我病重住院而请过假，往往是晚上来陪我，和我父亲轮流陪下半夜。我生病两个多星期后的一个下半夜，我看见母亲从医生那里回来，眼圈红了。我问：“妈妈你哭了？”母亲回答：“没有，是一粒沙子吹进眼睛了。”后来我才知道，医生找我父母谈话，说明病的严重性和药效的甚微，说靠孩子自身已难以挺过来，须用健康男子的鲜血帮助试一试，你们要有思想准备。我母亲哭了，恳请医生救我的命。早晨，母亲扶我坐起来，我吐了她一身，但是她将衣裤擦干净后，安慰了我，要我坚强，相信一定会好的，就去上班了。

写这篇文章的时候，又和母亲聊起此事，母亲说，当时的医院一般是不让陪护的，但因为病得很重，况且还是孩子，医生希望能陪护。母亲告诉我：“当时你父亲工作也非常忙，但是每天一下班就到医院来陪上半夜，我陪下半夜。其实他也非常着急，只是从来未在你面前表露出来。”这件事，我感受到了父母对我的关爱，同时也看到了他们那一代人的特质，既关心家庭，更非常敬业。

“文革”中，我生肾脏病，父亲去“五七”干校，母亲带学生到乡下学农，我一个人在家。后来听说吃黑鱼能够治病，还有一个偏方说将黑鱼放在瓦片上烧烤成灰状以便保存。当时黑鱼还是很难买到的，一次母亲一个同事通过在乡下亲戚帮我们买到十几条黑鱼，父亲正好回家休假，他将黑鱼洗净晾干，接着花了非常长的

时间，一条条放在瓦片上烧烤，制成后放在瓶里，让我每天分开吃。一年半后我的病痊愈了，其中就有父亲给我的这份关怀。

20世纪末，我母亲因患心脏病，两年里住了5次医院，医生花了极大的努力才算控制住，出院时他们建议我母亲要看中医治疗调理。通过黄关从先生介绍，我母亲认识了袁炳勋主任医生。袁主任阅历丰富，中西医都懂，特别是治疗心脏病，是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。袁主任一般在第一次诊疗后就会告诉你，大约要吃多少时间的药，三个月、六个月、一年，等等。袁主任给我母亲看病后说要吃两年中药才会明显有效果，我父亲就天天在家里煎中药给我母亲喝，母亲一直喝到一年九个月，身体明显有了改善。那时如果来我们家，进门就会闻到煎中药的气味。其实父亲当时已是70多岁的人了，他对我母亲的那份情意，在母亲六十大寿时父亲所做的一首诗就充分表达了。抄录如下：

七律

慈亲六十初度喜逢立春阖家欢庆  
 混茫世事认难真，以沫相濡老更亲。  
 六甲初周开上寿，一阳来复喜逢春。  
 文章教苑耕耘录，桃李门墙逸对新。  
 幸得东山佳气在，子孙信是绳武人。

## 数学很好，却成了历史教授

父亲一直很低调，有些事几乎没有对外提过，知道的人很少，但组织上没有忘记。例如，恢复高考后，第一次全国统一命题考试，父亲前往北京教育部，作为历史卷命题的负责人之一，参与了全过程。2018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，也是恢复高考40周年，教育部

有关部门专门派人到上海来家里看望父亲，并送来纪念恢复高考的纪念章，还用手机拍下了父亲的讲话，发给父亲当年命题组的成员。

关于高考命题，父亲曾说过，在高考历史命题时，由于在复旦历史系工作的经验，认为题目要有和历史地图相结合的创新，所以设计了一道有关太平天国行军路线图的题目。正是有了这第一次，以后的考题都有了历史地图相关类型的题目。

在历史学习和教学上，父亲给我的两次指点，我一直记在心中。

第一次是我六岁时，父亲教我背中国古代历史朝代：夏、商、周、秦、汉、三国、两晋、南北朝、隋、唐、五代、宋、元、明、清。

第二次是本世纪初，因为母亲身体不好，我调到离家较近的学校工作。我读的专业是理科，做过科研、设计过仪器、当过厂长、在校办工业管理部负责过产业的管理工作。调到中学后，我除了负责校行政管理工作外，还想兼点课。于是我对书记说了我的想法，除了外语课外，其他课基本都能上，当然有些课我更感兴趣，如美术、劳技等。没想到书记对我说：“你上历史课吧，因为你母亲在改行教语文前教的是历史，你父亲又是历史系教授。”我除了有电子专业的本科文凭外，还读过有关文科秘书专业的10多门大专课程，我相信家庭对我的文科熏陶，况且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，尽管我在做企业管理的工作，但还是在父亲的指导下写了一本《典故历史双读》，由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，既然书记这样说，我也就同意了，想试一试自己跨专业的能力。

我虽然给区、县经理、厂长等上过企业管理之类课程，但怎么上历史课我没把握，请教了父亲。父亲要求，在课堂上学生问的每一个问题都要能回答，万一回答不了，要告诉学生在哪里可以找到答案。父亲又问我：能不能用一句话来表述中国古代历史；如果现在回答不了，可以想一想，也可以顺便请教教授、特级教师。后来我问过几位老师，可能父亲这个即兴所提的问题挺突然，大家感到不容易回答。后来我只能请教父亲，父亲对我说：就是你6岁时会背的中国历史朝代啊。我听后突然感到许多学科是有不少相通的地方。我读理科，对课程的结构以及逻辑关系是很关注的；父亲这样问我，是告诉我重视这门课的主线，并且随着教学经验的积累，在课堂上要做到收放自如。后来我在十多年的历史课教学中，努力按照父亲所讲的去做。在我退休前为学校写了两本书，《走进历史典故》《美丽校园》。第一本是将历史和典故结合在一起写的，另一本则是根据学校校园中的几十种植物，将摄影、植物的生物特性，以及相对应的诗词文学作品融合在一起写的。其实我也是受父亲经历的启发，他中学时数学非常好，最后却学了文科，成为历史教授。

因此，我体会到前面讲述的有关历史卷的命题，与父亲的丰富人生、平时注意观察思考善于联想有关系，也和他读书学习经历分不开。



■黄世晔与家人合影